

蒐藏者與蒐藏品：總督府博物館時代尾崎秀真的蒐藏意圖與實踐

執行人：研究組－呂孟璠

計畫期限：101 年 01 月 0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

摘要

1895年以來，日本佔領臺灣，來自日本的各類學者開始涉足臺灣從事廣泛的調查與採集；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為了施政上的需要，亦編列了可觀的預算，聘請專家學者來臺從事調查研究。1908年由日本殖民政府所設立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即是在這樣潮流下建立起其臺灣自然環境與民族文化的蒐藏。基於這段獨特的殖民史，此時博物館的蒐藏可說是多種功能與目的下的產物，相關的文獻亦針對此主題有深入的論述與檢討。本文選擇總督府博物館的尾崎秀真蒐藏作為本研究之案例，除了總督府博物館時期的蒐藏隱含了異己的認同與建構的過程，更因為尾崎秀真個人與其蒐藏的特殊性。尾崎氏是日治時代臺灣史中重要的漢學家，其對臺灣的歷史研究，以及藝術文化方面影響甚深。他自總督府博物館開館初期便參與博物館歷史部門的展示規劃，而後更參與了「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他對臺灣的歷史與文化之獨特觀點，曾成為主導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的基礎理論架構，其中更有較豐富的資料以供本研究做深入比對。本研究關注的是蒐藏品與蒐藏者個人觀點間的關係，而尾崎氏與其「臺灣古代史觀」概念下的歷史類蒐藏品同時是目前記錄較為完整且資料較為豐富的一批蒐藏品，因此，本研究擬藉由尾崎氏的蒐藏品與其留下的記錄與論述做比對，企圖找出其中的關聯性；並試圖將其個人觀點與蒐藏品所呈現出的圖像做連結，找出其間關連程度的強弱，以及異同。

一、前言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¹（以下簡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是1908年由日本政府於殖民地臺灣成立的博物館，是為現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的前身。其原為日本政府為了慶祝全島縱貫鐵路南北全線通車，進而委派殖產局對臺灣當時的建設與產業等進行宣傳所設之臨時性展覽，而後因緣際會移至彩票局大樓，使得原計畫中的「產業標本展覽會」添了具體的建築與館舍空間，也使博物館有了永久性的陳列室，當時參與籌備的學者森丑之助、素木得一於其回憶錄中亦清楚說明博物館成立的緣由²。在彩票局大樓確定移作博物館使用後，由彩票局局長轉任殖產局局長的宮尾舜治說到：

「這個殖產局博物館到底是什麼呢？雖說不像展覽會、也不像博覽會或產業博物館，但其目的絕不像外觀規模那麼小。我認為這座博物館是一所自然科學的博物館，將所有關於臺灣的動植物、礦物全蒐集起來並好好利用它們達到博物館的目的。其次才是把昔日消失的歷史文物陳列出來，使人一目了然。雖然難免疏漏，但以此為基礎，對以後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世界學術是有貢獻的。如有外國人來臺考察，而在此具備文明組織及設備之臺北，而無可藉以知其產物之博物館，且無可因而識其歷史變遷之陳列所，那麼他們必以輕忽侮慢之眼看我臺北市。想到這裡，就往往會令人感傷，這是為什麼要努力蒐集的原因。」³

由上述的文字可知，當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定位是以自然史思維為出發，以全面搜羅臺灣自然、物產、歷史，並以此為基礎，進而能對日後的世界學術有所貢獻，同時，背後更依稀隱藏了殖民政府對於殖民地的建設之餘，期盼向外人宣傳之立意。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下，學者們更是傾其力於臺灣各地進行各種「任

¹ 本文中所使用之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臺灣省立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等名詞係因時空背景不同所衍生之不同名稱，實際上皆指同樣單位；文中也因行文需要使用「博物館」一詞，亦指前述等單位。

² 森丑之助〈臺北博物館的回顧〉（中譯），收入李子寧編《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264-273，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99。本文係森氏於1925年應《實業之台灣》雜誌之邀所著之回憶錄，又於1936年轉載於《科學の台灣》4卷2期。

素木得一〈回顧博物館創立當時〉（中譯），收入李子寧編《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274-275，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99。本文原載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1939，頁377。

³ 臺博館的誕生，〈<http://www.ntm.gov.tw/tw/public/public.aspx?no=63>〉

務調查」、「學術探險」工作，所收集得來的標本，後來也有部分成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典藏。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開館初期的標本陳列主要有蕃族、礦物、農產、林產、動物、水產、歷史等分類，當時的展示情況可以由森氏的描述一窺端倪：

「進了（總督府博物館）大門之後，馬上引人注目的是林產部份，大空間裡以富麗堂皇的蘆葦造花盒子為中心，四周為產業方面的各種模型，周圍是農產標本，高臺之處儼然放置著這裡（原來）的主人—（彩票）抽籤器。……有工藝品標本的陳列，而事務室則展示一些歷史相關的資料……二樓入口大門上方有動物、左邊有昆蟲和植物，右側有水產的陳列，扶手的轉彎處是從蕃人沒收的廢槍五百枝，這為討蕃紀念而展示的。（現在）兒童室的上方陳列著蕃族之土俗品，其一個角落即是現在貴賓室內有植物臘葉的陳列。事務室上面的一個房間有地質礦物的展示，蕃俗室的牆壁掛有兩幅從警察本署送來的石川欽一郎揮毫之隘勇線油畫，一幅以東勢的北勢蕃地馬拉蕃山為中心，另一幅以大溪枕頭山為中心，各畫出該地區地勢山窟的情形。」⁴

由森氏詳盡且栩栩如生的描述，可以看出當時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陳列之規模，且涵蓋臺灣島嶼上包含原住民族（蕃族）、礦物、農產、林產、動物、水產、歷史、工藝品、產業模型等陳列，亦是當時殖產局博物館以自然史為出發，並蒐羅臺灣自然、物產、歷史等企圖之體現。同時，森氏描述場景中的「廢槍五百支」是為紀念討蕃的功績而展示，也同時把這樣一座殖民地博物館的政治宣傳功能清楚點明。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可以說是日本政府在臺灣體現西方博物館概念的初步嘗試，作為一個殖民地的博物館，其設立目的有著政治上的考量，而在其實際運作的面向上，亦與當代博物館有著不同的脈絡與意識形態。既然「蒐藏」被視為是博物館最核心，也是最根本的使命之一，博物館是如何進行「蒐藏」的？博物館如何決定什麼該蒐藏，而什麼又不該蒐藏？又由誰來決定？很明顯地，一個文化中有著各形各類的物品，博物館僅「認定」部分「適合」蒐藏的部份進而入藏。一件博物館的蒐藏品可能基於不同的理由為不同博物館所蒐藏，例如特殊與稀有

⁴森丑之助〈臺北博物館的回顧〉（中譯），收入李子寧編《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264-273，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99。本文係森氏於1925年應《實業之台灣》雜誌之邀所著之回憶錄，又於1936年轉載於《科學の台灣》4卷2期。

性、歷史物證性質、藝術與美學性質、科學性質等等，然而，不論基於何種理由，博物館蒐藏的過程必定涉及一連串文化價值判斷，同時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那麼，作為一個殖民地博物館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又是如何進行蒐藏的呢？其中蒐藏者與蒐藏品又有什麼樣的關連性？基於這樣的好奇，本研究選擇曾任職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漢學家尾崎秀真及其蒐藏品為研究對象，除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作為殖民地博物館蒐藏的特殊性，更以尾崎氏得獨特的「臺灣古代史觀」概念，期盼兩者的對比能激發出不同的火花。本研究預期針對尾崎氏個人的論述與資料作一整理與分析，並與其蒐藏品作對比研究，將對臺灣早期博物學及歷史學觀點做連結；同時對總督府博物館時代的資料文獻與此批蒐藏品進行整理，期望能補充本館藏品文化研究資料，同時針對相關議題儲備研究資源。

二、尾崎秀真的史觀

尾崎秀真（1874-1949）在少年時便有漢學背景，對詩文書畫極有興趣。尾崎氏於1900年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後來擔任臺灣總督府囑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於1926-28年正式進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對博物館歷史與原住民收藏有所貢獻，同時亦深深影響當時博物館的歷史展示。尾崎氏在臺期間長達四十餘年，期間活躍於臺灣美術界、文化界，亦留下不少貢獻迴響⁵。有關尾崎氏的生平與對臺灣藝文界的貢獻除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相關的著作論文外，亦有其他領域的論述⁶。

尾崎氏自1925年起發表了數篇著作，包含〈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臺灣歷史の博物學研究〉、〈臺灣蕃族の固有文化〉等，反覆提出這樣的假設：臺灣有四千年的歷史。其文章中以《尚書》的〈禹貢〉篇作為臺灣最早的歷史紀錄，故將臺灣歷史上推至四千二百年。尾崎氏認為〈禹貢〉篇既是描述東洋諸國帶著

⁵ 李子寧等 2008 〈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尾崎秀真的歷史與原住民收藏〉。在李子寧（主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頁 36-39。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⁶ 施翠峰、黃琪惠、廖瑾瑗等。

貢品到山西省的禹都去朝貢之情形，其中的一段記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正與臺灣有關的紀錄。尾崎氏認為，其中的「織貝」與「橘柚」推斷是來自臺灣的貢品。而特別針對「織貝」這項貢品的存在，漢代以後的學者曾進行過種種研究，卻得出貝殼不能做織品之結論；而尾崎氏則認為「織貝」就是原住民的貝珠裙，並以「博物學」的研究方法提出佐證。根據尾崎氏的文章，「博物學」是這麼定義的：

「臺灣有一種叫做生蕃的種族，根據我們至今的研究，從臺灣的原住民時代到現在一點都沒有變動，沒有變動這句話有點語病，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種族是持續地存活到今天，在臺灣從事考古學研究的時候，卻不是作考古學的研究，活生生的標本就在眼前。也就是說，生蕃這個人種將數千年前的器物、穿著、生活原原本本地傳承下來，持續不變地居住在這塊土地上。所有一切都保持著原住民時代的情況。因此，在日本內地，研究史前稱為考古學研究，但是在臺灣並不叫考古學。因為是直接研究生蕃、或者說居民，所使用的器具和其他標本，因此稱之為博物學研究也不為過。」⁷

由上述的觀點來看，尾崎氏的博物學研究方法與當代博物館所指的博物學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兩項概念，前者直接將臺灣原住民的本身與生活型態視為一種被靜止且千年保持不變的「活標本」，而基於這樣的前提之下，進而成為過去歷史佐證的對照。基於這樣「博物學」的研究方法，尾崎氏同時分析了「卉服」與「厥篚」，認定同為臺灣原住民的所製作的產物。另外，尾崎氏以中國古代的貨幣子安貝之產地應為黑潮洋流所經之沿海區域，而非四千多年前使用貝貨的夏商王朝所在之中國北方區域，進而推斷臺灣為子安貝的出口之地；又以圓山貝塚遺留物推斷出貝類加工的的痕跡，試圖將四千二百年前的臺灣描繪為一個加工出口貝類的高度文明，而這些推論都是以「博物學」作為類比的基礎，原住民慣於使用貝類的製品，如泰雅族的貝珠衣、貝飾，排灣族群的琉璃珠文化、服飾、雕刻等，都是「博物學」研究方法的有力物證。

⁷ 尾崎秀真 1926 〈臺灣歷史の博物學研究〉，《台灣時報》84 期。中譯版本。

尾崎秀真以「博物學」建構出的臺灣史觀首先賦予臺灣原住民一種靜止不變的活標本狀態，繼而以貝作為臺灣與中國在上古的連結本就過於主觀，也僅僅建基在特定的文物脈絡之上，或者說，僅止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所蒐藏的標本文物之上。這番假說在當時並未獲得其他學者的認同與接納，也並未成為日本政府官方的歷史紀錄，然而，尾崎氏依據這番假說所編纂的「臺灣古代史綱」卻被納入當時博物館的歷史展示陳列與導覽⁸，深深影響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1920年代後半的歷史部展示。近年來，有關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與尾崎史觀的展示研究亦有不少：作為博物館內部的自省力量，李子寧多次進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館史、展示與典藏等相關研究⁹，而在其〈臺灣博物館與歷史展示—從總督府博物館到省博初期的變遷（1920~1960）〉一文中，便針對尾崎史觀與展示體現有一番分析檢討；在學術論文方面，王飛仙之〈在殖民地展示歷史：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1908-1945）〉一文探討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背後的政治意識，錢曉珊之〈殖民地博物館與「他者」意象的再現—三個日本殖民地博物館的分析比較〉則以為尾崎史觀的展示是日本合理化統治臺灣的宣告，而侯一明之〈歷史展示與異己建構：1930年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室的個案研究〉則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兩本陳列品清冊細部檢視1932-1937年的歷史展示，並分析尾崎氏的「臺灣古代史綱」與展示品取捨的意涵。

尾崎史觀與歷史展示的關連性在學術界不斷被強調，也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代極為重要的殖民主義表徵，展示品的「選擇」與「並列」，背後隱藏的不僅是知識體系的運作，而更有著文化價值的判斷，展示的呈現如是，蒐藏的判斷亦如是。Susan Pearce 曾以蒐藏者及蒐藏品關係的分析，區分出以下三種模式：紀念品式的收藏(collection as souvenirs)、拜物的收藏(fetish objects)、與系統的收藏(systematics)，這樣的分類其實將個人化的經驗與理解投射於所蒐藏的物件上，

⁸ 《臺灣博物館的導覽》（中譯），松倉鐵藏（編著）、尾崎秀真（校閱）1926 《臺灣博物館の手引》。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⁹ 如李子寧 1997〈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2006〈藏品、歷史與展示政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與展示的生命史〉、2007〈博物館如何再現「歷史」：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收藏與展示〉等文。

但這三種模式是變動且互相影響的，甚至大多數的時候是共同存在的（Pearce 1994）。既然蒐藏的本質絕非客觀，不同的蒐藏者也會成就出不同的蒐藏品，那麼，尾崎氏的史觀又是如何影響其蒐藏呢？如同 Anthony Shelton 的分析，系統性的蒐藏或許基於專業的考量而有確定的目標，並因此決定了一批蒐藏的核心，但個人化的理解與興趣卻在其中扮演更為精緻的角色（Shelton 2001:19）。

三、尾崎秀真的史觀與蒐藏品

尾崎秀真主導的蒐藏主要是 1927 年開始的「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本計畫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與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共同推動，主要目的為紀念佐久間總督的理蕃功績，並對變遷中的原住民社會之風俗及蕃族品在消失前盡力蒐藏。根據這樣的準則，「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特別的是在實際進行蒐藏之前訂有一份「蕃族參考品蒐集計畫書」，依原住民各類蒐藏的重要性分為三類，其中第一級，也就是極為重要應盡力蒐羅的包含泰雅族的珠衣珠裙，排灣族（包括現在的魯凱、卑南兩族）的項鍊及項飾，泰雅、賽夏、布農、鄒與排灣的耳飾與頸飾，泰雅、鄒與排灣的胸飾，布農、鄒、排灣、阿美與雅美族的陶壺，泰雅、布農、排灣與阿美的刀，泰雅、布農、排灣的弓箭等等，本計畫共計蒐得 1760 件藏品，是為博物館極為重要的一批原住民族典藏¹⁰。「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是為當時國家級博物館系統性的大型蒐藏計畫，其蒐藏紀錄也較為完整，經檢視與整理相關藏品與標本卡，並比對標本紀錄與資料庫，尾崎氏為計畫徵得的文物詳細清單如下表一。

¹⁰ 李子寧、吳佰祿文章中有詳盡的整理。

表一：尾崎秀真蒐藏品列表-原住民類（佐久間財團蕃族品）

編目號	數量	中文名稱	所屬族群/ 文化
AT000523	1	男子長袖短衣	卑南族
AT000535	1	珠裙	泰雅族
AT000540	1	煙草袋	阿美族
AT000589-001	1	瑪瑙珠頸飾	平埔族
AT000725	1	水筒	阿美族
AT001031	1	竹槍	阿美族
AT001732-001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木槽	不明族
AT001732-003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魚籠	阿美族
AT001732-004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祭壺	阿美族
AT001732-005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籐容器	不明族
AT001732-006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籐容器	不明族
AT001732-007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帽子、佩刀、驅惡靈刀、槍	泰雅族及雅美族
AT001732-008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出土石器	不明族
AT001732-009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祭壺	阿美族
AT001732-010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陶器	阿美族
AT001733-001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圓山貝塚斷面照片之一	不明族
AT001733-002	1	佐久間財團蕃物寫真：圓山貝塚斷面照片之二	不明族
AT002037	1	佩刀	卑南族
AT002083	1	陶壺	排灣族
AT002191	1	製鹽器	阿美族
AT002192-001	1	竹枕	阿美族
AT002192-002	1	竹枕	阿美族
AT002192-003	1	竹枕	阿美族
AT002223	1	獵首酒杯	布農族
AT002229	1	陶壺	布農族
AT002232	1	長頸陶罐	卑南族或阿美族
AT002283	1	弩弓	泰雅族
AT002323	1	籠	阿美族
AT002354	1	平口帶釉陶壺	泰雅族
AT002362	1	平口帶釉瓷壺	泰雅族
AT002424-001	1	竹筒	阿美族

AT002424-002	1	竹製食器	阿美族
AT002425-001	1	籐籠	阿美族
AT002425-002	1	籐籠	阿美族
AT002425-003	1	籐掛盤	阿美族
AT002425-004	1	籐籠	阿美族
AT002425-005	1	籐籠	阿美族
AT002425-006	1	瓢形漏斗	阿美族
AT002425-007	1	瓢形漏斗	阿美族
AT002428-001	1	籐籃	阿美族
AT002428-002	1	籐籃	阿美族
AT002428-003	1	籐籃	阿美族
AT002428-004	1	籐籃	阿美族
AT002428-005	1	籐籃	阿美族
AT002430-001	1	製陶拍板	阿美族
AT002430-002	1	鐘形製陶拍板	阿美族
AT002430-003	1	製陶拍板	阿美族
AT002430-004	1	鐘形製陶拍板	阿美族
AT002430-005	1	鐘形製陶拍板	阿美族
AT002430-006	1	方格紋製陶拍板	阿美族
AT002432	1	竹製玩具	阿美族
AT002434-001	1	魚筌	阿美族
AT002437-001	1	籐篩勺	阿美族
AT002458-001	1	單刃刀	阿美族
AT002458-002	1	單刃刀	阿美族
AT002458-003	1	木柄鐵鉤	阿美族
AT002459	1	手鋤	阿美族
AT002462	1	木杓	阿美族
AT002466	1	烹煮陶壺	阿美族
AT002474	1	釀酒用具	阿美族
AT002484	1	竹筮	阿美族
AT002486	1	食器	阿美族
AT002491	1	提水陶壺	阿美族
AT002499	1	匏器	阿美族
AT002500	1	陶壺	阿美族
AT002506-001	1	籐筍	阿美族
AT002506-002	1	籐筍	阿美族
AT002506-003	1	籐筍	阿美族

AT002510	1	皮雨衣	阿美族
AT002583	1	琉璃珠飾布塊	排灣族或卑南族
AT002658	1	檳榔袋	排灣族
AT002723	1	銅鈴瑪瑙頸飾	平埔族
AT002755-001	1	勾網棒	阿美族
AT002755-002	1	勾網棒	阿美族
AT002755-003	1	勾網棒	阿美族
AT002755-004	1	勾網棒	阿美族
AT002755-005	1	勾網棒	阿美族
AT002759	1	琉璃珠頸飾	卑南族
AT002833	1	背籃	平埔族
AT002834	1	籐箱	平埔族
AT002836	1	玻璃珠頸飾	平埔族
AT002837	1	珠串頸飾	平埔族
AT002846	1	木槳	平埔族（噶瑪蘭族）
AT002849	1	籐籠	賽夏族
AT002895	1	竹筒	阿美族

由表中可以看出其中此批文物中以來自阿美族最多，佔了三分之二，其他族群則由 1 至 7 件不等，此批文物並包含寫真照片，部分寫真照片中的文物無法確認其族群及文化來源，故標記為不明族。

初步來看，尾崎氏的蒐藏品整批不論在種類、品項與族群文化上，其實並無特殊的取向，此批文物的分類包含服裝、裝身具（首飾類）、陶器、盛貯用具、日用雜器、嗜好品、飲食用具、製造修理工具、漁具、武器、玩具、巫術宗教用品、照片等都有，看起來也並未有針對單一種類、品項或族群文化的系統性蒐藏。然而，此批藏品中確有尾崎氏博物學與「臺灣古代史綱」的物證：貝珠裙、貝珠服飾、圓山貝塚寫真等；亦有不少為「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列為第一級蒐羅的重要文物，平埔族的頸飾在當時亦是歸類為此群。

除了「佐久間財團蕃族品」中此批原住民相關藏品外，目前臺博館典藏分類中與尾崎氏相關的尚有歷史類藏品，依據藏品資料的紀錄，羅列於下表二：

表二：尾崎秀真蒐藏品列表-歷史類

編目號	數量	中文名稱	來源
AH000386	1	大正 7 年(1918)台灣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親書訓諭	捐贈
AH000422	1	「萬年亨衢」匾碣拓片	捐贈
AH000486	1	同治 4 年林占梅撰『誥封宜人李母陳太宜人像贊』摹本	捐贈
AH000533	1	昭和五年(1930)佐久間角板山紀念碑建碑序文	捐贈
AH000575	1	鄭成功之書	捐贈
AH000578	1	劉伯愉(悅亭)『投筆浮槎圖』	捐贈
AH000595	1	丁酉年(1897)梁成聃致聰書	捐贈
AH000778-001	1	史前遺址出土陶片拓本	捐贈
AH000778-002	1	史前遺址出土陶片拓本	捐贈
AH000931	1	十七世紀 開片安平壺	採集/購買
AH000932	1	十七世紀 安平壺	採集/購買
AH000933	1	十七世紀 安平壺	採集/購買
AH000944	1	十七世紀 安平壺	採集/購買
AH000968	1	扶乩架	捐贈
AH001208	1	內閣總理大臣訓令寫本	捐贈
AH001209	1	明治 28 年「良民歸降旗」	捐贈
AH001345	1	沈海如書	捐贈
AH001354	1	大島久滿次書：「勉我勿倦」	捐贈
AH001575-004	1	安平壺	採集/購買
AH001617	1	明季寧靖王遺寶影本	捐贈
AH001695	1	嘉義縣印	捐贈

如上表所列，此批蒐藏種類多為平面類，如書法手稿、照片、印張印譜、碑拓片、公文書等，且來源均為尾崎氏個人捐贈，另有立體類器物：安平壺及扶乩架，為尾崎氏購買及捐贈品。此批蒐藏數量不豐，更無系統脈絡可尋，唯讀其中「史前遺址出土陶片拓本」兩件是以日治時期發現採集的各地臺灣史前時代（包括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及原住民族之各類陶器紋飾（其中含圓山貝塚陶片拓片）為主題之拓本集，一共八張，分裝於兩張裱紙上，而由拓片本上的印記可知，此拓

片本主要的製作人即為尾崎秀真，原為其個人的收藏。

或許因為佐久間財團的資金與規劃的支援，以及尾崎氏個人對臺灣的歷史觀點之體現，其原住民類的蒐藏無論在數量與質量上都較為豐富，與其歷史類蒐藏之隨意妝點有所差異，若說佐久間財團蕃族品是為尾崎秀真致力為其假說尋找「物質證據」的成果¹¹，其原住民類的蒐藏確實可以看出端倪，同時亦配合「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蒐集所謂原始時期的蕃族品，期盼為後世建立完整的臺灣蕃族典藏。

四、結論

作為日治時期的殖民地博物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有著獨特的展示蒐藏目的，尾崎氏的歷史觀除了建基於這樣的典藏外，其背後某種程度上也是加強臺灣與日本的關連性，合理化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他對臺灣的歷史與文化之獨特觀點，曾成為主導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展示的基礎理論架構，其編纂的「臺灣古代史綱」是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920年代後期歷史展示與導覽的重點單元；當代有關此部份的學術論文頗為豐富，但總歸來說，多聚焦在展示品背後的政治思量與異己認同研究，較少以其蒐藏品之角度切入。即使尾崎氏的史觀在當時未獲得太多的支持，也不為當代所接受，但其嘗試將臺灣總督府蒐藏品列入同一個歷史框架下的解讀，以及將臺灣原住民納進官方歷史正統的企圖，也是極為創新的觀點，亦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展示與蒐藏提供更多研究的主題。本研究關注的是蒐藏品與蒐藏者個人觀點間的關係，而尾崎氏與其「臺灣古代史觀」概念下的歷史類蒐藏品同時是目前記錄較為完整且資料較為豐富的一批蒐藏品，根據藏品整理與資料的比對，得出尾崎氏原住民類「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藏一批，以及其他文稿、公文、印譜、拓片等現今臺博館歸類之「歷史類」典藏一批。尾崎氏「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藏的組成反映出當時「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的重點

¹¹ 李子寧等 2008 〈臺灣歷史的博物學研究—尾崎秀真的歷史與原住民收藏〉。在李子寧（主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頁 37

蒐集目標，同時亦有其「博物學」的相關文物，因此，尾崎氏的蒐藏品與其論述確有關聯性，但其間關連程度的強弱仍待更詳盡的資料比對與分析，方能進行。

本研究針對尾崎氏個人的論述與資料作一整理與分析，並與其蒐藏品進行對比研究，以其獨特的臺灣歷史與博物學觀點做兩者之連結，呈現了正相關的結果，本研究期望能補充本館藏品文化研究資料，同時針對相關議題儲備研究資源，更細部典藏標本資料的審視分析，或與其他相關案例作比較研究，都是未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議題。

五、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王嵩山 1993 〈臺灣民族學蒐藏之比較研究〉《博物館學季刊》7:頁 75-90
- 王嵩山 2006 〈博物館蒐藏的詩意與政治〉《博物館學季刊》20:2 頁 5-6
- 王飛仙 2000 〈在殖民地展示歷史：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1908-1945)〉《政大史粹》，2 頁 127-145。
- 李子寧 1997 〈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 頁 241-270。
- 李子寧、吳佰祿 2003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再發現」及其意義〉，《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1 頁 52-75。
- 李子寧 2006 〈藏品、歷史與展示政治：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藏與展示的生命史〉，在《臺灣歷史與文化國際會議論文集：臺灣之再現、詮釋與認同》，頁 113-142。李子寧 2007 〈民族學物件與展示：陳奇祿先生與「省博」早期原住民收藏與展示的形成(1945~1962)〉，論文發表於 2007 年 10 月 6 日，臺大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博物館合辦「物藝文化與區域研究—古典人類學的今日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 李子寧 2007 〈博物館如何再現「歷史」：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收藏與展示〉
- 李子寧 2008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研究〉，97 年度教育研究人員自行研究計畫年度報告，國立臺灣博物館。
- 李子寧 2008 〈以博物館為鑑：人類學知識的博物館考察〉，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主辦之「文物移動與博物館合作」工作坊，民國 97 年 12 月 13 日。
- 李子寧等 2008 〈標本物語：收藏者與其藏品的故事〉。在李子寧(主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頁 16-51。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李尚穎 2005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之研究 1908-1935》。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國玄 2006 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博物學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所，年碩士論文。
- 侯一明。2009 歷史展示與異己建構：1930 年代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史室的個案研究。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翠峰 2006 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63:3376 頁 493-497
- 黃琪惠 2007 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 5 頁 111-139
- 廖瑾瑗 2005 〈「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背離的視線——台灣美術史的展望》台北：雄獅美術
- 廖靜如 2003 日本殖民主義下之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研究

所，碩士論文。

劉憶諄 2006 〈自然史博物館之蒐藏實踐〉。《博物館學季刊》20:2 頁 47-66

錢曉珊。2006 〈殖民地博物館與「他者」意象的再現—三個日本殖民地博物館的分析比較〉。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文獻

森丑之助

1925 〈臺北博物館的回顧〉（中譯），收入李子寧編《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 264-273，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99。本文係森氏於 1925 年應《實業之台灣》雜誌之邀所著之回憶錄，又於 1936 年轉載於《科學の台灣》4 卷 2 期。

尾崎秀真

1925 〈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一～八），《台灣時報》65-72 期。

1926 〈臺灣歷史の博物學研究〉，《台灣時報》84 期。

1939 〈總督府博物館の思 出〉，《創立三十年紀念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頁 357-363，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

松倉鐵藏（編著）、尾崎秀真（校閱）

1926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の手引》。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松倉鐵藏

1939 〈服務博物館當時的回憶與期盼〉（中譯），收入李子寧編《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 276-279，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99。本文原載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1939。

素木得一

〈回顧博物館創立當時〉（中譯），收入李子寧編《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頁 274-275，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99。本文原載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1939，頁 377。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

1933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第一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1934 《昭和九年版博物館案內》（第二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1939 〈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座談會（記錄）〉。在《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編，頁 382-422，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

1943 《博物館案內》（第四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協會（編）

1937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第三版）》。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協會。

英文文獻

Belk, Russell W. 1994(1988) *Collectors and Collecting*. In Susan M. Pearce (ed.)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pp. 317-326.

Black, Barbara J. 2010 *Material Cultures, 1740-1920: The Meanings and Pleasures of Collecting*, edited by John Potvin and Alla Myzelev *Victorian Studies*, Vol. 52, No. 3 (Spring 2010), pp. 486-488

Dresser, Madge 2010 *Politics, Popu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Historian in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History*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2, No. 3 (Summer 2010), pp. 39-63

Gosden, Chris and Chantal Knowles 2001 *Collecting Colonialism: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 Change* Oxford: Berg Editorial offices

Pearce, Susan 1994 *Collecting Reconsidered*, in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 Susan Pearce (ed.), pp. 193-204, London: Routledge.

Shelton, Anthony 2001 *Introduction: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 In Anthony Shelton (ed.) 2001 *Collectors: Expressions of Self and Other*. London: The 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 pp. 11-22.

Shelton, Anthony 2001 *Introduction: Doubts Affirmations*. In Anthony Shelton (ed.) 2001 *Collectors: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The 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 pp. 13-22.

Spalding, Julian 2002 *Chapter 3: Collections and Collectors*. In Julian Spalding *The Poetic Museum: Reviving Historic Collections*. Pp. 37-49. New York: Prestel.

網路資源

國立臺灣博物館官方網站 www.ntm.gov.tw